
读人无数

捉摸不定的，不仅有看不见的灵魂，还有看得见的人和世事。要想看清，最好闭上眼睛，用心……

没看清路上那个人

那个人出现在视野的时候，我正站在阳台。不是城里，是乡下。那天，母亲过生日，我抽空回家。喝了一些酒，道了一些祝福，心里热烘烘的。送走客人之后，我来到楼上。本想站在阳台看看村庄，却看见了那个人。我的思绪就这样被他牵引，跟随他上路，却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阳光很好，早早地就穿透了浓厚的雾，洒下一地的鲜亮柔和。也许，这在北方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南方，在成都平原，就是一种奢侈了。我想，要是没有这样的阳光，我是不会看见那个人的。也许，他仍然要出发，怀揣某个目的，只有他自己，或还有他的父母妻儿知道。出门，在路上，行色匆匆。仍在此时此刻，从我门前经过。但是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走来；不，是根本不知道他的出发，他的行走，他从我

家门前的经过。这一切，都必将被大雾所淹没。在大雾笼罩的地方，谁看得清人？因此，今天的阳光，是一种幸福。倒不是因为看见了那人，他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不决定我的什么，也不会因此而给我带来好运。是因为阳光让我看见；在常常有雾的地方，看见就是幸福。

可是，没有想到的是，麻烦，或曰痛苦，马上就来了。想看清，却又看不清的痛苦。

先是想弄清他的来路。虽然，门前的路已几经翻修，但是，大格局还是没有变的。所谓大格局，就是路的构成，有几条大路，几条小路，它们如何连接交错；大路连接哪里，小路通向何方。这些都没有变。不变的大路小路，还有它们深厚而复杂的连接，一下把我引到了从前，就是在我还小的时候。记得有个顺口溜，“西来的穷，东来的富，南北来的靠不住”。先只是随着大人们念着，好玩。后来逐渐才明白，西面是山，所谓穷山恶水，十年九旱，许多人往往衣食无助。东面是成都平原，还有县城；听说更大的成都，也在那平原的中间。当然，所谓南北，并不是指来自南面或北面的人，而是指那些走南闯北的串乡小贩。在老实本分的乡里人看来，那些生意人在外久闯江湖，变得油腔滑调，世故奸

狡，让人把握不住。记得那年，一位到村里放蜂的三角脸，就骗走了村里的一个女子。心里知道，这些都只能说明过去。时过境迁，那些顺口溜早已泛黄，没有再翻的价值。但是，我承认，潜意识里，我仍然被那顺口溜影响。我想沿着那东南西北的指向，循着一串脚印，去追溯那人的来路。那脚印很轻，而路面很硬，人的行走，也许带不起几粒浮尘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有人走过，就有脚印；循着那脚印，就可以到达起点。

从走向看，那人似乎来自西山。不过，现在的西山可不是从前的荒凉之地。听说，退耕还林后，整个西山已是郁郁葱葱，林繁竹茂，间或，已有灵猴野兔出没了。那人就是来自那里吗？无须求证，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灵魂间，已隐约感到，正被一种灵性熏染。那灵性来自茂林修竹，空谷清泉，山岚仙气，或某一棵苍劲古树的根须。渐渐地，意识被那灵性消解，幻化成一缕氤氲之气，弥漫于西山的丛林间。脚印朝向山外，意识朝向山里。进山的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弯，路面长满苔藓，还有飘落的树叶，被一些蕨类植物搀扶着，不断向西山深处延伸。路上的脚印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远，呈梦游之势，向前铺展，看不见尽头。在那路和脚印

几近消失的时候，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，从天地间传来，悠远，轻曼，坚定。听不清楚那声音表达的意思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不是亚当与夏娃的故事，那故事离我们太远，带着洋气，与我们有一种天然的疏离。地地道道的乡音俚语，似乎是在说“黄帝生阴阳，上骍生耳目，桑林生臂手”；或者是“富贵者，黄土人；贫贱凡庸者，亘人也……”

朦胧中，我隐约意识到，那是造人的开始，或者说人的开始，脚印的开始，背影的开始。那时，人出发的脚印与背影里，就已带上了富贵贫贱的烙印。这令我非常吃惊。

当我回过神来时，那声音已然消失，消失于西山的梦幻里。阳光依然，阳台依然，村庄的景色依然，人却恍若隔世。好在，那人仍在路上行走，步履匆匆，旁若无人。已经走过我的家门，向北而去，留给我的，只是一个背影。远处看去，那背影有些模糊，两只脚不停地挪动，丈量着脚下的路。我不知道那人现在是否在思想，或在想什么。也许他什么也没想，就是在专心走路。那状态，从表象看，更容易令人想起一截木桩，呆呆地立在村前的路上。突然感到，其实，至少在这时，面对我眼前的景象，柏拉图对人的定义，也有一些道理。他说，“人是有羽毛的两足动物”。人们批

判柏拉图，说他忽略了人的精神，或曰思想；因为，亚里士多德说，人是理性的动物。谁能说得清楚，柏拉图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是在特定的场合，也许就像此刻的我。

那人渐行渐远，把脚印和背影留给我。说是留，只是一种意念，并不是实物。就像诗人们所说，鸟儿飞过，把影子留在天空。其实，是留在诗人们的心里，被不断复原，便有了诗。我不是诗人，我没有诗。我的意识里，只有一个人和一串被拉长的影子，从丛林的旷远中走来，经过我的门前；他在途中，我却开了个小差，连他的身架面容，都没有看清，他已过去，留给我一些行走的影子。抬起头来，紧紧盯住那人，希望在他远去的方向，攥住那模糊的影子。然后，把他留下，留下一段人的宿命，闲下来择时翻阅，也许，会找到一些不曾经历的内容。然而，视野里，除了一串被不断拉长的模糊，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一片虚静。我知道，再往前走，就是思蒙河了。那里有经秋的河水，过去很清澈，现在变得乌黑了；还有妖娆的水草和奇形怪状的大头鱼，它们在污染的河水里长大，样子越来越狰狞可怕。

哦，对了，还有芦苇！

当想到芦苇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一个咯噔，被什么绊住。

那人，他模糊的脚印，和渐远的背影，还有寒风中的芦苇，在途中，人与物，一个个奇怪的镜像，都在我意识里交织，我想理清头绪，理来理去，却理到了法兰西，理到了帕斯卡司那里。

蓬蓬勃勃的芦苇，一人多高，拥挤在河岸。本来是让它们固沙防洪的，它们却在这里拼命生儿育女。儿时，到河里洗澡，我们脱下的衣裤，就放在那芦苇丛里。一次，那衣裤不知被谁拿走，害得我不敢上岸，被河边洗衣的妇女们好笑。现在想起来，仍有一种羞涩之感。此刻，那芦苇该是枯瘦残黄了吧；也许，枯槁的芦叶和芦花，正在寒风里挣扎。它们期盼下一个春天，可是春天却又还远，不得不艰难地行进在途中。

手里的这本《思想录》，已经微微泛黄。但帕斯卡司的话没有泛黄，仍是平实中透出深邃。此刻，他好像是在对我，对那个途中的人，又好像在对我们抽象的人说话。“人不过是一根芦苇，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。”记得，在成都研究在场主义的时候，一位朋友曾谈到他对这话的理解。他说，为什么说人是芦苇，不是一片，而是一根芦苇？芦苇往往生于水泽之滨，注定了一生命运多舛，饱受风雨。芦苇繁

衍力极强，喜欢群居，一根，则表明现实与本性，总是背离的，许多人往往生存于内心的孤独之中。芦苇枝节分明，傲骨铮铮。这也是人的本性。再卑微的人，人性深处，都会有孤傲的天性，即便如阿Q，也会跟赵太爷家理亲；要被杀头了，还强撑着说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可是，正是这样的节，这样的杆，这样的傲骨，又铸成了芦苇的致命弱点，那就是空心，面对风雨，枝和叶都是飘的。透过枝节孤傲的表象，深入内里，人生的，宿命的，再大的风云际会，到头来都是空的。空的来，空的去，一切都是虚无。当然，人不是一般的芦苇，不是植物，而是有思想的芦苇。我们曾为这思想自豪。可是，可曾想到，这思想在给我们带来发现喜悦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烦恼和痛苦！喜悦和痛苦，一个正，一个负，两者相加，和是什么？也许有的仍是正，有的是负，更多的则为零。从零出发，再到零结束，较之于没有思想的芦苇，我们并不是实，而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空。空和飘，是芦苇的本质。

带着一种悠悠的空，离开芦苇。思想从河边收回，回到村庄，回到家门口的那条路。发现那人已经远去，连同那模糊的脚印和背影，都彻底消失于了芦苇一方，那一片冬天的

空濠里。我沐着阳光，怀揣怡然之心，痴痴地站在阳台，想把他看清楚，结果却一无所获。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人，与你，与我一样，正行走于途中，不知带着什么目的，要去哪里。

阳光之下，作为人，我心里浸渍着一种痛苦……

读不懂自我那张笑脸

周末，朋友组织冬游，十多个人，从景点到景点，都是车马转承。为防丢下某人，上车下车，总是要清点人数。开始，在清点人数的时候，我总发现少了一位。正要查询，却被大家哄笑。原来，在我聚精会神的清点中，恰好忽视了我自己。

是的，我们往往忽视自我。不仅是冬游，在生活的许多时候，都是这样。或许可以说，自我是自我存在的意义，可是，有多少人能真正说清楚，那意义又是什么？

最早的记忆里，自我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梦幻，或曰神秘兮兮的传说。那梦幻和传说，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先后和彼此。很容易联想一个故事，那个至今仍没有理清的秩序。究竟是先有鸡，还是先有蛋。有一些纠缠，至今仍记得鲜活。

记不清是在几岁，也模糊了地点和时间。总之，在某一天，我开始关心起自我。我好奇地问母亲，我究竟来自哪里？母亲先是微微一怔，继而微笑着，温情地，神秘地告诉我，你呀，路边捡的。哦，路边，哪个路边啊？母亲努了努嘴，就是长池坎呗。过分的认真，我忽略了母亲深藏的笑。没有怀疑，也没有过多的思考，就一趟跑出了门，跑到长池。正是一池清水，哺养着散漫的水草和鱼。风很轻，不知从哪里吹来，一来就不想走了，从长池的岸，走向池塘里。如此不断往返，似乎想牵伸池面的皱纹。可是越牵，那皱纹越复杂，长池里荡溢着生命的灵气。即使这样，我也有了七分相信，相信这长满了草和鱼的池塘，也会长出个娃娃。当那个妇女，从池塘边经过时，我便是深信不疑了。她背着娃娃，提着一只大公鸡。我甚至猜想，那妇女背上的娃娃，也许就是从池塘那边捡的哩。怀揣悠悠的担心，回家，紧紧地依偎在母亲怀里，不敢造次。我怕母亲再把我带到池塘边，丢下不管，被别人捡了去。

原以为，长大了，有了些知识，明白了生儿育女之事，就会走出那个童年的梦呓；然后，带着一个明明白白，清清爽爽的自我，从容地面对世界。然而，我错了。这世界是认

知越多，怀疑越大；自信，也许原本就属于浅薄的人。我不知道，让我产生怀疑的，是维特根斯坦，还是福柯。

呈现在我面前的，是一张照片，特写的。没有任何背景，也没有陪衬，只有人物和面容。九个人，六男三女，面部表情特写，呈圆扇状排开，面向世界，或面向你，都是灿烂的笑。乍一看，我轻易地读出了愉悦。对，是愉悦。愉悦，是九张脸上渲染的强烈主题。可是，维特根斯坦立即击碎了我的自信。他对着这照片说：“我，这个我，恰似最幽隐的神秘。”心里被什么触动，深深的，令我微微一震。有一些防线在动摇，自信的防线。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，在内心里滋生，蔓延。随即，有一个声音传来，悠远的，轻轻的，有力的，像是问世界，又像是问我：感到愉悦的“我”是什么，愉悦存在于何处？我的防线坍塌了，彻底的坍塌，呼啦啦似大厦倾。我听见那坍塌的声音，离我很远，又似乎很近，杂乱，破碎，短暂，难以收拾。

感到愉悦的“我”是什么，愉悦存在于何处？

我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追问，希望从中找到些微的答案。可是，我越找越迷惘。每一次伸手，抓住的，宛然是一只断线的风筝。没有方向，失去牵制，飘忽中，离我越来越

远，越来越远。我把目光再次移向照片，与九名愉悦的男女照面。我希望从中找到一张我熟悉的面孔；不，应当是可以与我的内心观照的脸，解读一种也许属于我的愉悦。然后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捡拾，珍藏，就像母亲讲的童年故事，那个从路边捡回的我。

思维就这样出发，照片上的面孔，是始发站，却不知道何处是终点。此刻的寻找，带着灵魂，我相信，它不亚于网络中的Google（谷歌）或百度。先遇见卞之琳。卞老已驾鹤西去，但那张张望的脸，仍留在桥上。还是依然。依然的张望，依然的迷蒙，依然地看与被看。但是，桥上桥下，车来人往，人在变，车在变，风景在变，甚至楼上看他的人，也变了一轮又一轮。但是，从他紧皱的眉头，凝重的表情，深邃迷茫的眼神以及看与被看中，构成的情景画面，似乎可以断定，他没有看清风景，看风景的人也没有看清他。他们存在的意义，就是这样彼此互看，构成一道风景，世间的风景。然后，留下许多谜，让路过的车辆和行人捡拾。

又遇见庞德，随他走进一个地铁车站，重逢那些幽灵般的面孔。经过了几十年，一切依然，场景没有改变，面孔没有改变。那个陈旧的地铁车站口，依然是一些湿漉漉的

黑色枝条和繁杂的花瓣，在晦暗压抑中，呈现着无端的繁忙，拥挤，阴冷，厌倦，期待，不安。最捉摸不定的，是那些花瓣。似乎春天已很近，但又还没有到来；枝头是光秃秃的，甚至没有倦鸟光顾，花瓣是唯一的主人。那些花，灿烂的，晦涩的，阳光的，阴暗的，浅显的，深藏的，真诚的，虚假的，坦诚的，诡秘的，都拥挤在同一个枝头，彼此不相诚让，又谁都占不尽永远的风头。它们就这样拥挤着，推搡着，挤兑出一种诡谲的乱，让人在简单的愉悦之后，便逐渐走入一种茫然，恐惧，不敢妄自接近。

掉转视线，我又把目光投向那张九人照片。照片未变，可是我发现，那些男男女女的脸，和脸上的笑容，都已发生变化。凝视越久，变化越大，越复杂。你甚至会发现，并不是一切笑容，都是有了真诚，有了愉悦，都是生命的灿烂。心里琢磨着福柯的话，“我无所是，亦无所往”，“别问我是谁，也别让我一如既往”。心灵被深深震撼。突然感觉到，也许世上最愚蠢的人，最愚蠢的事，就是像我这样寻找。对于笑脸，似乎放弃不下的寻找。

身在书房，背后是书架，书柜上有一面镜。此刻，我却不敢转身。

读你：没有眼泪的人是可怕的

朋友，你知道吗，我在读你。这也许是个秘密，珍藏在我的世界里，而你，便是秘密里的故事。

童稚之始，我就常常以一双好奇之眼，张望天空，环视大地，欲要解读尽世界的秘密。世界是什么，世界在哪里，世界怎么样，我冥思苦想，竟然没有逃得出这三个字：我，你，他。顺着这三个字，我从一种与己的关联入手，扶着解读的阶梯，一路跋涉，走到今天，这个雨飘风凉的周末。

我。对，首先是我。不了解自己，怎能了解世界？问题简单而又复杂：我是什么，我在哪里，我怎么样？有点奇怪，当解读的触角指向自己时，我竟感到少有的迷惘。笛卡儿说，我思故我在。一位伟大的哲人，用自己的智慧之思，证实了自己的存在。我俗人一个，哪能达得到那样的层次？

要是我不思呢，比如单纯地睡觉，行走，走进田野河边，与一席蔓草青叶卿卿我我，根本没有思，没有想，不关心人类。不容否认，虽然人是智慧的动物，也并不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想，否则，上帝就会永远露出一副轻蔑的笑脸。难道此时我们就已消失。我只能用一种简单的参照，来作为解读的工具。比如一面镜子，我坐在镜前；或一条舟船，正顺江而下，我站在船头。然后证明自己的状态和位置。不是刻舟求剑，“我”是参照的主体，不需要冥想苦思，镜子山河舟船蓝天白云，还有高悬于空的苍鹰，都证明了我的存在和心情。有时，读懂自己的不一定是自己。我又转向“他”。当我想到“他”的时候，顿然感到了一种距离，陌生与疏忽。不管“他”是什么，不仅是一种第三人称，更是一种被稀释了的感情，萦绕在自己周围，斩不断，理还乱，欲要解读，却找不到稀释“他”的溶剂。

于是我相信，是“你”，攥着解读世界的钥匙；要走进世界，最重要的是走进你。就像一个契约，我们只须关注甲方和乙方，或曰我和“你”。这个原则适合于我们彼此，正反都是一样的。唯有“他”，是我们共同的免责对象。这样的感觉，似心灵滋生的叶芽，清新而属性分明。我终于明